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书心书影

◆人间小景

一碗炒现饭 四十二道菜

炒现饭这三个字据说是都昌方言，想必江西都昌炒现饭也是有历史有规模的。但我内心很是不甘，因为我们这里炒现饭也是有规模有历史的，我们与都昌同属湘赣语系，甚至它就是它的邻居。炒现饭一词在我家乡滚瓜烂熟，妇孺童叟皆言，祖宗八代都说，为什么不隶属于望江方言——望江虽属皖西南的一个小县城，人口与都昌却不相上下，甚至还略有盈余。当然，我家乡现在不再叫它炒现饭，而把“现”字去了，叫炒饭，这也许是家乡作为“义乡”人冥冥之中的一个另辟蹊径，一个力求区别开来的情怀。不过，这让我等或给了我等一种修饰的感觉。修饰往往是一种裱糊，一种掩盖，一种文过。我认为叫它炒现饭痛快多了，有什么过要文呀！有什么东西要掩盖呀！它一语道破天机，这天机便是“将剩饭加热炒一下”，多实诚呀！

当然，炒现饭一词无论是在都昌还是在望江，它都有另一层意思，那便是它的贬义了。我们总不能终日在贬义之下劳作，在贬义之下生存！更何况，现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，吃不了的现饭基本都喂猪喂鸡，或倒进了垃圾桶。如此，去其“现”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。

有人总结出来，整个国土上出了名的炒饭有五种：阳春炒饭、海鲜炒饭、扬州炒饭、铁板炒饭、菜肉炒饭。望江炒饭至目前还名不见经传，所以未列入此仙班，不配享这名号。但这不影响望江炒饭的身段，望江人仍然我行我素地进行，望江炒饭也就明目张胆地出现在望江的大街小巷，甚至外地。比如织里就有老板做此营生，且做得有声有色。在织里的望江人不少，吃这碗炒饭的人自然就很多。有人甚至心念想打出广告：望江炒饭一条街。

炒现饭的身影最先应该出现在农村，甚至是贫困乡村。乡村比城市贫瘠，无论精神还是物质，到现在仍然没改过来。在那个贫困年代，头一天煮的饭，多了，吃不了，没有人舍得拿去喂猪、鸡、鸭、鹅，更没有人去鉴定它的亚硝酸盐有多少，乡人第一原则：一定是留下来。第二天，炒一炒，热一热，乡亲们调侃自己，吃下去更容易饱肚子。稍富裕一些的人家，会加点菜油、鸡蛋等，那便香喷喷，美到心尖上去了，别人看着都口舌生津，干起活来也就雄姿勃发了。

乡亲们吃饭喜欢吃硬饭，相互不粘连，颗颗饱满，粒粒分明，他们说，有嚼头，吃到肚子里经饿些。现饭正好应了这个景，符合他们的这个要求，也就实现他们之间的天地配。

炒现饭出现在望江的市面上，我追不到它的根，但时间一定不是很长，很长的一直是大饼、油条、包子、馒头，外加一个茶叶蛋，简单明了。早点店铺一般都比较小，大家都是买了就走，拿到就吃，需要坐下来的少之又少，那少的部分最多也就是要一碗馄饨，或者一碗粥。

望江名不见经传，只在自己的史志上转圈。望江的商人不甘于这份冷清，硬是在螺蛳壳里做出了道场，一碗炒现饭，配上四十二道菜，两个汤，什么咸辣杂碎、猪蹄牛排都有，十元钱，随你吃，随你喝，当然不能兜着走。

外地来的客人、客商一般都会奔着那四十二道菜去看个究竟，凑个热闹，图个新鲜，吃个自在。他们一直不解，疑云团团：那么好的菜肴，十元钱，随你吃，怎么赚钱呢？我原来也不解其中奥妙，但我现在有些了解了。我感觉，其实这便是望江人在这个道场妙手回春的地方：那饭，再香，再好吃，你能吃多少？那鱼肉再多，你能吃几块？这便是智慧。相比，我的智慧就差了许多，我常常问朋友，他们怎么那么多现饭炒呢？朋友笑而不答，另一个则笑嘻嘻地说：“回家问老婆呀！”

老婆告诉我，现在的现饭都是新鲜饭变来的，多煮点不就有了。真是木鱼脑袋！

某日，闲着无事，也学着炒现饭，结果，那饭粒相互之间勾勾搭搭，不成体系。开始我以为是放少了油，结果再加了两次都不行，怎么化妆都没个长相。老婆边吃边数落，我们家的米不合适炒现饭！炒现饭的米是炒现饭的米……它们相互不粘连。你又不清楚，跑到家里炒什么现饭！街上的炒饭是把头天晚上煮的饭冷却后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处理一晚，这样才能保证那“现”的程度，那份松散的劲道，炒时才会互不粘连，粒粒自在饱满，才能保证望江人那奇特的口感，标配上望江人的胃。我说那不就成了朱重八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了——黄菜叶、绿豆、加点剩锅巴、碎米粒。我老婆说，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，现代人什么东西没尝过，但新鲜饭故意让它变成现饭没尝过，四十二道菜琳琅满目地摆放在那里，付十元钱任你吃没尝过。

我常常想，一碗炒饭，十元钱，四十二道菜看，管吃不管带。不值也值呀！不廉价也廉价，甚至就廉得你不吃不行！但我于是又想，是不是望江炒现饭也与朱重八有关？他吃了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就有可能吃了望江炒饭，果真如此，那国土上炒饭便会有了第六种：望江炒饭，朱重八吃过的望江炒饭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小镇上的写作

——序邱冬文集《独坐湖边》

徐迅

我对邱冬所在小镇最早的记忆源于我的外婆家。我的外婆家离那个小镇只有十几里地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外婆偶尔会把从山上挖的桔梗和从乌桕树上摘的“白籽”送到那个小镇上，然后换回几毛钱或者几粒糖果——到了二十几岁时，我有了几回在小镇夜宿的机会。在那个小镇的一家国营书店，我还第一次接触到台湾作家三毛的散文，第一次知道了撒哈拉沙漠，知道了“万水千山走遍”。

我这样说，是想说现在在我读邱冬的这些文字，首先就有一种莫大的亲近感。在他的笔下，发生在那个小镇上的故事和人物，比如，在艰辛岁月里，保持幽默与乐观的烧开水的大胡子、学裁缝的月儿，青春期成长时心里的微妙与美好、棉花弹匠的平凡生活以及面对大时代小镇变化的落寞，和对自己手艺的哀婉的两个剃头匠……这些小镇上的人与事，当然有他的虚构，有着他镌刻在生命里的记忆抑或思索，但都呈现着他的十分“在场”。而在这场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进入小镇的外人所能体会的。当然，他也会偶然走出这个小镇，可或左或右，他仿佛都难逃自己的宿命，他已经学会了热爱他的小镇。

小镇上的写作，自然有着一些别人无法企及的鲜活文字和真实。他真实地生活在这座位于皖西南的小镇，时时刻刻感受着这个叫作



《独坐湖边》 邱冬 著 线装书局出版

“源潭”的小镇发生的点滴变化。我在读他一篇题为《棺材》的文章时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是民俗，也是挽歌。皖西南乡村的人情世故，借助饥饿年代得以演绎。或者说，饥饿年代，皖西南大地上曾有过的一个辛酸故事，



孙世华 摄

◆信笔扬尘

木匠五爷

董改正

五爷高大，大背头，像极了后来的周润发。五爷不像木匠，喜欢喝茶，紫砂的，一喝半天，那时候没电视，五爷的派头天生的。五爷画画，画马像马，画牛像牛，画秦琼，画荷花，都有小媳妇大姑娘们要了去，贴墙，或是作底样，绣出来。她们喜欢五爷的画，更喜欢和五爷说话，即便大嗓门的，都轻轻的羞涩的。

五爷吹笛，春桃，冬梅，秋菊，夏天就是凌霄，五爷喜欢在花下吹笛，花落了五爷一身。五爷的院子里四时花木三餐炊烟，却只有一人。五爷行五，父母兄弟都没了。每次吹笛，落泪的不是五爷。五爷不流泪。

◆小说世情

蟹事

彭涛

每年的秋末冬初，是老梁最忙碌的季节，眼看大闸蟹要上市了，一年来的辛苦劳累，马上就要变成红彤彤的钞票了。

可今年不一样，老梁失落划着小船在湖里游荡，空阔的湖面上，头发花白的老梁形单影只。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多，大闸蟹少蜕了一次壳，原本能长到四两、半斤的蟹，如今才长到三四两。还有，按说秋天不该刮台风了，可今年秋天偏偏刮了两次台风，而且还是大台风。湖里的拦网被刮倒了好几处，大闸蟹越狱逃跑了不少。老梁大概估计了一下，今年一亩水面能收获一百斤大闸蟹就不错了，还不够本钱。

湖面上秋风有些凉意，老梁放下船桨，坐了坐，点了根烟，任凭小船在湖里飘荡。烟越抽越苦，可老梁心里更苦。

四十多年了，老梁一直靠养蟹为生，这些八爪硬壳动物也没辜负他。茅草屋变成了红砖房，

木匠活，换两天插秧割稻。五爷做活，大清早主人家来扛家伙，院子里没有家畜味，一夜的花香。油条，包子，或是生姜，主人家摆好了，就等五爷。

五爷活快，还好。水车，别人五个工，五爷三个。别人八十斤，他六十。还秀气，模样俊俏。木窗雕花，五爷不拿样子，随手，花蕊都能见风动。家父请他打水车，事毕，时候还早，就着车身画了一条龙，涂了三色漆，车水时，采风的记者看傻了眼。做一天工，五爷身上没木屑，头发不乱。

村里的惠芬不嫁人，等着谁，村里人都知道。五爷却装作不知道。五爷不久娶了，是过年唱黄梅戏的，隔着百把里路，小县城剧团的演员，看一眼你，你就像枫河的船，晃荡不停。两人好

红砖房变成了小别墅。儿子小梁娶了媳妇，买了车，还在镇上租了间门面，开了间“梁记蟹庄”专卖店。据说最近还起时髦，开了个“梁记蟹庄”抖音号，搞起了直播。

前几天，小梁一直催着老梁赶快把湖里的蟹收上来，说好多老客户急着要呢！可老梁不愿意这么干，大闸蟹没有长到理想的品质，他不会拿出来卖。虽然老梁没什么文化，但他也懂得口碑的重要，老梁养出的蟹个体大，肉质鲜，活力好，是整个湖区品质最好的蟹，他可不想砸自己的招牌。

对了，小梁好几天没催他了，这小子不着急了？老梁心里纳闷，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

“喂，在忙什么呢？”

“忙着卖蟹呢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！”儿子笑脸隔着电话老梁也能感受得到。

这小子变魔术啊，他哪来的蟹，蟹都还在水里呢？老梁心里犯着嘀咕。

一幅乡村风情画，让人在叹息之余，想起萧红的呼兰河、生死场……”就有感于他对庞杂生活的观察。现实生活本身的精彩，似乎早已不用着作家们刻意为之。说起来，由于网络文字，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，现在文学实际上已进入全民写作的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当作家。作家的创作无非就是一种表达，表达自有每个个体独特的生命与文学情感。邱冬这部文集里有几篇作品，呈现出的就是他生命粗砺感和他独特的一种心情。或说这种心情简单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倾向于最为诗意地表达，在普通的日子寻找朴素的生活之美。如《独坐湖边》《朝闻鸟语》《初冬的雨》就是这样的一类小品。

我在前面说过，邱冬也有走出小镇的时候。这种出走，使他有对生命与自然，对历史与文化，对乡土人文有着一一种更为深沉和繁复的思考。读他的《读天柱》《南山有墓碑》和写张恨水爱情故事等篇什，我就觉得是几篇很好的历史文化散文，或者说是历史文化随笔。他对桐城派大祖戴名世命运遭遇，以及对他人深陷“文字狱”前后的生命叩问，对民国作家张恨水的那充满人性的爱情的反复打量，都可以看出他驾驭这一类文字的信心和努力。让人看到他文字的另一面。而这方面恰好显示出了他固有的才华与笔力，这是值得我们期待与赞许的。

就在我写这篇小文时，邱冬告诉我，他们的小镇正在举办一个盛大的“栀子花节”。他们邀请了许多作家前去采风。他所在的那个称为源潭的小镇，不仅因为生产刷子产品而有“几把刷子”，早就就成了名扬天下的“刷都”，而且还种植了一千多亩的栀子花。每到初夏，这里的栀子花就香气冲天，沁人心脾。栀子花节已成为这个小镇最为明媚的花事，成为这个小镇夏天里最好的一场精神狂欢。

是序。

鹤鹑好似一团焦黑。

旧时，在故乡的田间，如我一样的少年常常被父母带着，到玉米田里去拔草。玉米一人多高，我们在玉米的阵营里蹲着，边拔草边前行，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队鹤鹑，一般是有三五只，看到有人来，簌簌地飞开了，只留下眼帘里的一团灰。

鹤鹑飞不快，一般是贴着地皮飞，若是在空地上，可以追赶，追到地头边，鹤鹑就飞不动了，伸手可以捉到。当然，这是大人们说的，我试着追过，始终赶不上一只鹤鹑，田野里秧苗青青，追了几十米，鹤鹑就钻进草棵里，杳然无踪。

鹤鹑的翅羽，灰中透着焦黄，又或者是卡其色，上有斑点。鹤鹑的翅羽和鹤鹑所下的蛋基本上颜色相近，都是有斑点的。这与鸡鸭鹅有明显区别，它们的蛋则是光面的，或白中带着粉，或白中透着青，总之是没有杂色。

和熊猫一样，鹤鹑此生也没有一张彩色照片。鹤鹑灰黄相间，拍出来也与黑白照无异。鹤鹑的羽毛并不好看，甚至有一些难看，有个词叫“衣若悬鹑”，说的就是衣服穿得像鹤鹑的羽毛一样，有一种叫花子穿的百衲衣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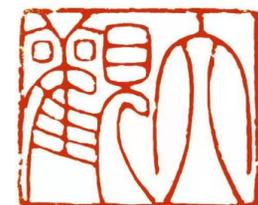
看八大山人所画的《鹤鹑图》，肥硕的身躯，似乎两只都是只有一只脚着地，这像极了鹤的单脚着地。古人云：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故乡有一座明清园林叫跛鹤园，跛者，单脚着地也。

八大山人画了很多只鹤鹑，依着石的，就着花的，单只，骑行，还有与鱼同框的，鹤鹑硕大，鱼却逗点大，很是诙谐……他所画的鹤鹑，多半是浑圆的身躯，似一团将化未化开的墨。他所画的鹤鹑很有特色，多半是翻着青白眼的，像极了魏晋时期的文人。八大的笔墨常常是冷的，看他画《孤禽图》，一只黑色的鸟立在画幅中央，亦是冷的，扑面而来的冷意。想必这与八大的身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八大原名朱耷，是明代皇室后裔，他生活在清朝，境遇可想而知，八大称有癖疾，专心研究书画，倒也活得算是潇洒。看过八大的画，清瘦犹豫，一如他的字，笔画中并无太多弯弯绕绕，只是简单的铁画银钩，有时候还会在题跋出写错一两处，就那样添加在空白处，自然洒脱，倒也任性。八大山人有点像宋徽宗赵佶，却到底还是输了一些，帝王与王室后裔，待遇和境遇都差着一大截，艺术造诣上却有某些相似之处。不过，艺术和命运的纠缠，在两人身上却有着许多机缘巧合是真的。

鹤鹑到底可以飞多高？这或许是博物学的问题，有人说，家养的鹤鹑一般是三米高，野生的鹤鹑可以飞到五米，还有人补充说，鹤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飞，飞也是贴着地皮。由此来说，鹤鹑是最能接地气也最能得地气的禽鸟。

多年前在乡村，遇到鸡鸭生病奄奄一息，有老年人多半会找来一只盆子或竹筐，把将死之鸡鸭倒扣盆筐之下，让其在地面上短暂休憩，不多时可以“返景”过来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接地气”。乡间俚语多教有古意，譬如“返景”，让人想起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。这好比是时光的倒带。老辈人认为，接地气就能续命，也真有应验的，或者称之为“灵验”。乡间的朴素惯例，有着常人难以解释的道理在，不必深究，也不可深究。

想起一件事，宣纸中有一种洒金纸，特别像是鹤鹑蛋上的斑点。鹤鹑蛋小，却好吃，一般与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茶叶来卤煮，味道之香，比鸡鸭鸭蛋尤甚。



鹤鹑贴着地皮飞

李丹崖

起来一个人似的，吵起来仇人似的，从来都是轰轰烈烈。村里人都摇头叹息。惠芬不久就嫁了。

五爷三儿一女，都俊俏，都没学木匠，读书，画画，还作诗。五爷日子窘迫，衣服都洗白了。媳妇也不会农活，种南瓜只看花，栽葫芦却好，晒干了画人，画蕉叶石头。村里大姑娘小媳妇都不待见她，五爷却喜欢。双抢时，村里忙翻了天，五爷家院子里，看书，画画，闲坐。村人摇头。五爷开始上城，到县城，据说一根树桩比得上一分田的收成。

五爷老了，偏得像暴君，毫不留情地掐断大儿子的恋爱，让娶了县城花农的女儿，老二老三都进城读书，都上了大学。女儿嫁了一个小木工，敦厚，孝顺敬良，上门女婿。五爷的孙子，个个俊美聪明。爷俩喝酒，五爷喝多时，总会说那句话：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。

惠芬死的那年，五爷上坟哭了一场。回来天黑，遇见狼了，跟着他好几里地。五爷信了命，整好衣服，盘坐大石上，吹了一曲，《姑苏行》，狼聆声良久，怅然退去。当时明月在天。

“你哪来的蟹？”老梁问。

“我从外地贩的蟹！”小梁答。

“外地的？”老梁提高了嗓门。

“嘘，小声音，爸，你放心，咱们梁记蟹庄金字招牌摆在那，生意好着呢！”小梁压低了嗓门。

“那你这是挂羊头，卖狗肉呀！”老梁气得站了起来，小船剧烈地晃了一下，差点儿把老梁晃到湖里。

“没那么严重，从我们梁记蟹庄卖出去的蟹，当然就是我们的蟹喽，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这儿正忙着呢！”小梁挂掉了电话。

老梁呆呆地站在小船上，一时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这个小兔崽子，这是要砸我的招牌呀！不行，我得要想办法阻止他！

老梁想要再打电话给儿子，可一想到刚才儿子那副得意劲儿，就知道光凭自己一张嘴，是说不动儿子的。可怎么办呢？

突然，老梁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灵光。前些天孙子小小梁说要教他开抖音号，他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不玩这个了。现在想来，有点后悔了，若能能把湖里大闸蟹的真实情况直播出去，不就能还“梁记蟹庄”一个真相了？

想到这里，老梁马上握住了船桨，用力地划动小船，朝着湖边自家的小别墅划去。